

新學制適用

新小學教科書

國語讀本

高級第四冊

中華書局出版

我 去 買 幾 種



「唯！這個字，甚麼音，甚麼解說？」「明德容易得很，這裏有許多字典，你去查罷！」「明德拿了一本注音國語字典，不到幾秒鐘，已經查着了。很高興的說：『知道了，知道了！』」明德又把字典後邊的廣告一看，種類很多，他又說：『我去買幾種！我去買幾種！』」

小 朋 友 用 的 字 典

國音小檢字	國音小字典	國音普通字典	中華注音國語字典	審定新式學生字典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角	二角	四角	四角	洋裝四角 木裝三角
行	印	局	書	華中

MG
G624.2
263

1 新 小 學 高 級 國 語 讀 本

新
小
學
國
語
讀
本
高
級
第
四
冊

目次

一	三個問題	一
二	大明湖	七
三	五言絕句四首	一〇
四	核工記	一〇
五	觀巴黎油畫記	二二
六	再會了	二三
七	比利時	三〇
八	毛遂定從	三二
九	理信與迷信	三六
一〇	美哉王之新衣	三八



頁數

一一	孟子四則.....	三三
一二	一個初入學校的孩子.....	三四
一三	秦淮健兒.....	四一
一四	大鐵椎傳.....	四四
一五	凡爾登戰事.....	四六
一六	亞爾薩斯勞蘭兩州紀行.....	四九
一七	黃河結冰.....	五六
一八	七言絕句六首.....	六三
一九	莊子六則.....	六四
二〇	最苦與最樂.....	六六

一 三個問題

有一位國王，偶然想及：凡作事都有一個最重要的時候，怎麼能知道這個最重要的時候？相與的人，也有一個最重要的人，怎麼能知道誰是最重要的？世上事很多，但是怎麼能知道什麼是最重要的事？倘若能彀解決這三個問題，那麼，無論幹什麼都不會失敗了。

國王將這三個問題通告全國：『若有人能回答這三個問題的，一定重重的報酬他。』那些有學識的人見了這個通告，都來見國王。但是國王對於他們的答案，概不合意，於是決計去問一位有卓識的隱士。

這位隱士住在一個山林中，從不出來的；除了幾個農夫野老之外，也不和什麼人交際。因此國王換上一身很質樸的衣服，親自去求見他。還沒有到那山林中，國王就下馬，把馬交給衛兵，叫他們停在那裏，獨自步行而往。

國王到了山林中，那隱士正在他的茅屋前掘土。他看見了國王，點一點頭，仍舊掘他的土。可是他已經很疲倦了，每掘一鋤，便吁吁的喘氣。

國王迎上前去說道：「老先生，我有三個問題要請教：

什麼時候是作事最重要的時候，不應該錯過的？

什麼人是最重要的，應該特別看待的？

什麼事是最重要的事，必須首先注意的？」

隱士聽了，一言不答，仍舊喘吁吁的掘土。國王便道：「老

先生，你疲倦了，讓我來替你掘一會罷。」

隱士道了一聲謝，就把鋤遞給國王，自己坐在地上休息。國王掘了幾下之後，住了手，把那三個問題又說了一遍，求隱士答覆。隱士仍舊不答。

國王替他掘土，掘了一點鐘，又是一點鐘。那太陽慢慢的沈下去了，國王把鋤放下，說道：「老先生，我特來拜訪，請求你答覆我那三個問題。你是不屑教誨我，也要回我一句話。天晚了，我要去了。」

正說間，只見一個滿腮鬚鬚的人，從樹林中飛跑而來。那人用手掩住胸口，指縫間有血如泉水一般的湧出來。跑到他們面前，就倒在地上叫痛。這時國王很憐憫他，便把他的衣服解開，細心的替他洗去污血，並且用自己的手巾裹住了他的

創口。停了一會，仍有血流出來，又替他洗淨，重把創口裹住。後來血止了，那人漸漸有些活氣，才要求喝一口水。國王又去舀水來給他喝。那時太陽早已落山了，天氣漸漸冷起來，國王又和隱士把那人擡到茅屋裏，放在牀上，使他安安穩穩的睡着。國王因為曾經走了幾里路，又替隱士作了半天的工，又爲那人忙了許久，疲倦已極，倒在門口就睡，一直睡到天亮。醒來，只見那人在牀上躺着，眼睜睜的望着自己。

那人看見國王醒了，便說道：「饒恕我！」

國王說：「饒恕你？我不認識你，饒恕你什麼事？」

那人說：「你不認識我，我卻認識你。我就是你的讎敵。你殺了我的兄弟，沒收了我的財產，我立誓要報讎。我知道你來訪這隱士，便伏在半路上守候你。可是守候了許久，不見你來，

我性急了，便出來找你。不幸撞見你的衛兵，我和他們對抗，卻被他們殺傷了，所以逃到此地。假使你不替我止血裹創，我一定流血而死。我想殺你，你反救我。倘若我不死，以後我願意作你最忠實的奴僕，並且叫我的兒子們都侍奉你。請你饒恕了我罷！」

國王聽了，滿心歡喜。一個讎敵就這樣容易的和解了。他不惟饒恕這人，並且允許恢復他的財產，命自己的外科醫生來替他醫治。

國王辭別了那受傷的人，走出門來找那隱士，再求他答覆那三個問題。隱士正跪在昨天所掘的土上播種。

國王走近前去說道：「老先生！有卓識的老先生！求你答覆我的問題，這是我最後的請求了。」

隱士擡頭向國王說道：「你的問題已經答覆了。」

國王說：「已經答覆了？這話是什麼意思？」

隱士答道：「你不知道？昨天你見我疲倦，替我工作了許久，假使你不替我掘土，跑了回去，一定要被那個人殺害了。那時候你便要懊悔，因為沒有幫助我，以致遇險。所以最重要的人，就是那時候最重要的人；你替我掘土的時候，我就是那時候最重要的人；你待我好，就是你最重要的事。後來，那受傷的人跑到我們這裏，最重要的時候，是你用心救護他的時候；倘若不替他止血裏創，他就死了，他的後人，對你的讎怨，必定更要加厚。所以在那時候，就是你的最重要的人；你替他所作的事，就是你最重要的事。」

你記着：最重要的時候只有一個，就是「現在」；因為只

有「現在」是我們的力所能及的，最重要的人，就是現在和你對面的人；因為你自己不能知道將來相與的是什麼人。最重要的事，就是待人好；因為人沒有不希望別人待他好的。

二 大明湖

老殘動身上車，一路秋山紅葉，老圃黃花，頗不寂寞。到了濟南府，進得城來，家家泉水，戶戶垂楊，比那江南風景，覺得更為有趣。

到了小布政司街，覓了一家客店，——名叫高陞店，將行李卸下，午後便步行至鵲華橋邊，雇了一隻小船，盪起雙槳，朝北駛行，不遠，便到歷下亭前，上岸進了大門，便是一個亭子，油漆已大半剝蝕，亭子上懸了一副對聯，寫的是「海右此亭古」，「濟南名士多」；上寫着「杜工部句」，下寫着「道州何

「紹基書」亭子旁邊，雖有幾間房屋，也沒有什麼意思。

復行上船，向西盪去。又到了鐵公祠畔。你道鐵公是誰？就是明初和燕王爲難的那個鐵鉉。後人崇拜他的忠義，所以立廟於此。春秋時節，不斷的來此進香。到了鐵公祠前，朝南一望，只見對面千佛山上，梵宇僧樓，與那蒼松翠柏，高下相間；紅的火紅，白的雪白，青的靛青，綠的碧綠，更有那一株半株的丹楓，夾在裏面；彷彿宋人趙千里的一幅大畫，做了一架數十里長的屏風。

正在歎賞不絕，忽聽一聲漁唱；低頭看去，誰知那明湖竟澄淨的同鏡子一般。那千佛山的倒影映在湖裏，顯得明明白白，樓臺樹木，格外光彩。覺得比上頭的千佛山，還要好看，還要清楚。

從這湖的南岸上去，便是街市，卻有一層蘆葦，密密遮住。現在正是開花的時候，一片白花，映着帶水氣的斜陽，好似一條粉紅絨毯，做了上下兩個山的墊子，實在奇絕。

老殘心裏想道：「如此佳景，爲何沒有什麼遊人？」看了一會兒，回轉身來，看那大門裏面，楹柱上有副對聯，寫的是「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暗暗點頭道：「真真不錯。」進了大門，正面便是鐵公享堂，朝東便是一個荷池，繞着曲折的迴廊，到了荷池東面，就是個圓門，圓門東邊有三間舊房，有個破匾，上題「古水仙祠」四個字。祠前有一副破舊對聯，寫的是「一盞寒泉薦秋菊」，「三更畫船穿藕花」。過了水仙祠，仍舊上了船，盪到歷下亭的後面，兩邊荷葉荷花將船夾住，那荷葉初枯，擦的船噉噉的響，那水鳥被人驚

起，格格地飛。那已老的蓮蓬，不斷的挨到船窗裏面來。老殘隨手摘了幾個蓮蓬，一面吃着，一面船已到了鵲華橋畔了。

三 五言絕句四首

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春曉

年年二月暮，散亂雜飛花。雨過微風起，狂飄千萬家。柳絮

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竹里館

弄石臨溪坐，尋花遠寺行。時時聞鳥語，處處是泉聲。遺愛寺

四 核工記

有桃墜一枚，長五分許，橫廣四分。全核向背皆山。山坳插

一城，雉堞歷歷可數。城巔具層樓，樓門洞啟，中有人，頽更卒，執桴鼓，若不堪寒凍者。一寺枕山麓，老松三株隱蔽之。松下鑿雙戶，可開闔。戶內一僧，側首傾聽。戶虛掩，則如應門，洞開則如接待狀。松外東來一僧，手攜燈，負經卷踉蹌行，若爲佛事夜歸者。對林一小僧，似聞足音而趨前。核側七級之塔突出，距灘約半黍。近灘繫一舟，篷窗短絃間，有客憑几假寐，形若漸寤然。舟尾一小童，擁爐噓火，蓋煎茶供客飲也。泊舟處，當寺陰，岸有高阜，鐘閣建焉。一僧方叩鐘，貌爽爽自得，如睡足而起然。山頂月晦半規，雜疎星數點，下則波紋漲起，如潮來時。

計人凡七，——僧四，客一，童一，卒一。宮室器具凡九，——城一，樓一，寺一，塔一，舟一，閣一，爐竈一，鐘鼓各一。景凡七，——山、水、林木、灘石、四星、月、燈火三。而人事如傳更、叩鐘、應門、夜歸、

隱几、煎茶、統計有六、各殊致異狀、且并其歡愁、寒暖、勞逸、佇望、凝思、諸態、俱一一肖之。

五 觀巴黎油畫記

余遊巴黎蠟人館、見所製蠟人、悉仿生人、形體、態度、髮膚、顏色、長短、豐瘠、無不畢肖、自王公卿相、以至工藝雜流、凡有名者、往往留像於館、或立、或臥、或坐、或俯、或哭、或笑、驟視之、無不驚爲生人者、余亟歎其技之奇、譯者稱：「西人絕技、尤莫逾油畫、蓋馳往油畫院、一觀普法交戰圖乎？」余曰：「諾。」

至則一大圖室、以巨幅懸之四壁、由屋頂放光入室、人在室中、極目四望、則見城堡、岡巒、溪澗、樹林、森然布列、兩軍人馬雜遝、馳者、伏者、奔者、進者、開槍者、燃礮者、舉大旗者、拖礮車者、絡繹相屬、每一巨彈墮地、則火光迸裂、烟燄迷漫、其被轟擊者、

則斷壁危樓，或黔其廬，或赭其垣，而軍士之斷臂折足，血流殷地，偃仰僵仆者，令人目不忍覩。仰視天，則明月斜挂，雲霧掩映；俯視地，則綠草如茵，川原無際。幾自疑身外即戰場，而忘其在一室中者。迨以手捫之，始知其爲壁也。畫也，皆幻也。

余問：「法人好勝，何以自繪敗狀，令人喪氣若此？」譯者曰：「所以昭炯戒，激衆憤，圖報復也。」則其意深長矣。

六 再會了

巴黎圍城中早已絕糧了。連林中的飛鳥，溝裏的老鼠，也漸漸稀少了。城中的人，到了這步田地，只好有什麼便吃什麼，還有些人竟什麼都沒得吃。

有一天——西曆一八七一年正月間——天氣很好，街上來了一人，叫做麻利沙。這人平日以造鐘表爲業，如今兵亂

時代，生意也沒有了。這一天，出來散步，正走得沒趣，忽然遇着一個釣魚的老朋友，名叫蘇活的。

平時麻利沙每到星期日早晨，便趁火車到閣龍，再慢慢的走到馬浪島去釣魚。有時一直釣到天黑，才回巴黎。他每回在那裏都要遇着這位又矮又胖的蘇活先生——這兩人是兩個「釣魚迷」。——不多幾時，他們竟成最相好的朋友了。後來因為普法開戰，他們兩人不能去釣魚了。有一天，蘇活對麻利沙說：「閣龍的守將杜中尉是我的朋友，我去求他，他一定許我們經過他的汛地的。」麻利沙很高興，兩人各回家去取了魚竿釣絲，不到一點鐘，他們同行出城，走到杜中尉駐兵的所在，中尉聽了兩人的要求，笑着允許了。兩人得了出入的暗號，辭了中尉再向前行。

不多時，他兩人離法國守兵的汛地已遠了。蘇活手指高岡說道：「那上面便是普魯士兵的所在地了。」他們雖不曾見過普魯士兵，但這幾個月以來，巴黎的人，心中誰沒有個普魯士兵到處殺戮搶掠的影子呢？他們兩人走到這裏，心裏又恨又怕。麻利沙道：「我們偷遇着普魯士兵，如何是好？」蘇活笑答道：「我們送他們幾條魚就是了。」嘴裏雖如此說，他們卻到底不敢冒險前去。後來蘇活說道：「來罷！我們既到這裏，總須前去，不過大家小心就是了。」

兩人躲在葡萄園裏，彎着腰，在葡萄籐下躡手躡腳的行走。過了葡萄園，還須過一片空地，方到河岸。兩人用力飛跑，過這塊空地，見蘆葦很長，他們便躲在裏面。麻利沙把耳朵帖在地上細聽，左近有無腳步聲響，聽了一會，聽不出什麼，料想這

裏是沒人的了。兩人才把心放下，動手釣魚。

前面便是馬浪島。這島把他們遮住，使對岸的人看不見他們。島上一家飯店，門也閉着，很像幾年沒人來過的樣子。

蘇活和麻利沙你一條我一條的釣上了許多魚，高興得不得了，把釣着的魚裝在密網裏。他們兩人許久不到這裏了，如今重享此樂，好不快活！兩人都出了神，只顧釣魚，什麼事都不管了。

忽然轟的一聲，地震山搖，原來敵軍又開礮了。麻利沙回頭一看，望見左邊岸上，一陣白煙，從山岡上衝出來。一霎時，第二陣又響了。過幾秒鐘，又是一礮。從此以後，那山上接連發礮，礮煙瀾漫空中，像白雲一般。

他們一面釣魚，一面談心，只聽得山上的大礮不住的響，

也不知掃蕩了多少房屋，也不知打死了多少生命，也不知打破了多少人的希望夢想，也不知毀壞了多少人的快樂幸福，也不知打碎了多少爺娘妻女的心肝。蘇活歎一口氣道：「唉！人生……」

蘇活話尙未了，忽聽得背後有腳步聲。兩人急忙回顧，只見來了四個軀幹高大，鬚鬚滿面的兵，衣服都像巴黎的馬夫一般，頭上戴小帽。四個兵把四桿鎗對住兩個漁人。兩人嚇了一跳，手裏一鬆，兩條釣魚竿都掉下水去了。不到幾秒鐘，兩個人都被網起，裝在一隻小船上，載過河，送到馬浪島上。

島上那家飯店，初看好似許久沒人到的，其實裏面藏着二十多個普魯士兵。有一個面貌猙獰的大漢，坐在一張椅上，說着很流利的法國話，對他們道：「你們兩位，今天釣魚的運

氣不壞麼？」那時一個兵，便把他們兩人所釣得的一網魚，放在那兵官的腳下。那兵官微笑道：「倒也不壞，但是我們且談別的事。你們兩人不要害怕，且聽我說。依我看來，你們兩人是奸細，來打聽我軍的行動消息的，如今既被我捉住，不用說了，該用鎗打死。你們假裝釣魚，想朦混我，好刁滑！如今撞到我手裏，莫想逃生！便逃也逃不脫的！」

那兵官說到這裏，忽然換了一種語氣道：「但是你們既經過守兵的汛地，來到這裏，一定有一句暗號，方可回得城去。你們把那句暗號告訴了我，我便放你們回去。」

這兩個釣魚朋友，面如土色，站在一塊兒，絕不作聲。那兵官接着說道：「你們告訴了我，誰也不會知道。你們平平安安回家去，誰疑心你們洩漏了消息呢？你要不肯說，我立刻鎗斃。」

你們，你們自己打算罷！」兩人聽了，不動手，也不開口。

那兵官把手指着河水說道：「你們想想看，五分鐘之內，我要把你們葬到河底下去了。五分鐘！——我想你們總有些親人罷。」兩人站在那裏，總不開口。

那兵官回過頭來，用德國話發一個號令，他自己把椅子一拉，退後了幾步。當時走上了十二個兵，拿着鎗，距離兩人二十步的地方站住。

那兵官喝道：「我再限你們一分鐘，決不寬限。」說了，他自己站起來，走到兩人身邊，把麻利沙拉到一旁，低聲說道：「你告訴我那暗號罷！你的朋友不會知道的，你說了，我假裝怪你不肯。」

麻利沙只不開口。那兵官又把蘇活拉到一旁，同樣的勸

他蘇活也不開口。

那兵官又將兩人拉回原處，下一號令。那十二個兵都舉起鎗來。麻利沙勉強開口道：「蘇活哥！再會了！」蘇活也含淚答道：「麻利沙哥！再會了！」

拍拍！幾聲之後，那兵官注視着地上的魚，笑吟吟的說道：「如今該輪到這些魚了。」說着，他提起那兩個死朋友的魚，仔細看了一會，交給一個穿白裙的兵道：「趁這些魚沒有死，趕快替我煎好。這魚的滋味一定不壞呢。」

七 比利時

比利時是歐洲的一個小國。南邊和法國接界，東邊和德國毗連，西曆一九一四年，歐戰初起時，德皇意欲先征服法國，然後去攻擊俄國；併且還想趁法國軍隊沒有調集之前，出其

不意，集全力去攻擊他。可是法國界上，防守很嚴，極不易攻，只有比利時接界的一面，稍微薄弱些；德皇要想達到他的計畫，就非向比利時借路不可。

德皇主意已定，突然送了一封通牒給比國，說道：

「德軍現在要經過比國去攻法國，比人如尊重兩國的交誼，請在十二點鐘以內覆允。我德國原沒有仇視比國的意思，但是到萬不得已的時候，德國也不能有所顧忌了。」

原來比國是經過各國保證，承認他爲「永久局外中立國」的。各國交戰的時候，無論那一國都不能侵犯他；他也不幫助那一國。德國這項通牒，明明是要侵犯他的主權，逼迫他違反從前的盟約。比國如果允許，不是和德國的屬地一樣了。

麼？你想比國接到這項通牒，應當怎樣對付呢？

比國的人口，僅僅抵得德國十分之一，軍隊、槍械、糧餉，都比德國差得很遠。比國要去抵抗德國，那真是「螳臂當車」了。但是守信尚勇的比人，竟不惜犧牲生命、財產，萬衆一心，決意抵抗那殘暴的敵人，「寧爲玉碎，不爲瓦全。」他們立刻答覆德國道：

『貴國的命令，顯然是破壞敵國的中立。敵國雖弱，卻很愛自己的名譽，更不敢忘卻自己的義務。不論那國，假若有侵犯敵國主權的，敵國惟有盡力抵禦他。』

德皇接到這項覆牒，怒不可遏，便立刻進兵攻擊比國。可憐比利時的人民，都不免要受德人的一場蹂躪了。

比國東邊有座城堡，叫做里愛基，地險兵單。德國調齊大

軍來攻，城上的比軍，開礮抵抗，打死德軍二萬多人。德軍因此頓挫了一回。還有一天，德軍二千多人冒雨攻城，已經攻破城的一角，要到街市上了。那些市民，個個拿槍在窗口裏向敵人亂放。德軍見勢頭不佳，慌忙退出城去。一霎時卻又集合些騎兵一齊攻進來，那時比人不問老少男女，都揮刀舞棍，劈面相迎。德軍雖勇，畢竟不得進去。如此相持十五天，德軍才得把城攻破，從此分兵攻打其餘重要的城鎮。在比國境內便橫衝直闖，如入無人之境。可是這麼一來，已經耽擱了二十多天，法國已有準備。德皇翦法滅俄的計畫，竟成了一個夢想。

現在比國的故土依然無恙，回顧他們從前所受敵人的殘殺，痛定思痛，自然是無限悲酸。然而卻獲得千古不朽的榮譽，他那民族偉大的精神，永遠受世人的崇拜。

八 毛遂定從

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勝求救於楚，謀與楚合從。平原君約與門下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往，期必得定從而還。——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

門下有毛遂者，自薦於平原君。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遂今日乃請處囊中耳！使遂得早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乃許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

平原君至楚，言合從之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毛遂

按劍歷階而上，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何也？」楚王問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汝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叱者何也？」且楚地方五千里，戰卒百萬，白起、小兒耳，率數萬之衆，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也，而王弗知惡！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盤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相與歃此血於堂下！」

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

九 理信與迷信

人之行爲，循一定之標準，不至彼此互相衝突，前後判若兩人者，恃乎其有所信。顧信亦有別：曰理信，曰迷信；差以毫釐，失之千里，不可不察也。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有是因而後有是果，盡人所能信也。昧理之人，於事理之較爲複雜者，輒不能了然於其因果之相關，則妄歸其因於不可知之神。其屬於幸福者，曰：「是神之喜而佑我也。」其屬於非幸福者，曰：「是神之怒而禍我也。」於是祈禱也，祭告也，懺悔也，立種種事神之儀式，而於其所求之果渺不相涉也。是迷信也。

「礎潤而雨。」驗諸溼也；「履霜堅冰至。」驗諸寒也；「

敬人者人恆敬之，愛人者人恆愛之。一驗諸情也。見是因而知其有是果，亦盡人所能信也。昧理之人，既歸其一切之因於神，而神之情不可得而實測也；於是不勝其徼幸之心，欲得一神人間之媒介，以爲窺測之機關。遂有巫、覡、卜、人、星士之屬承其乏，或託爲天使，或誇爲先知，或卜以龜、著，或占諸星象，或說以夢兆，或觀其氣色，或推其誕生年、月、日、時，或相其先人之墳墓；要皆爲種種預言之準備，而於其所求之果之真因又渺不相涉也。是亦迷信也。

理信則不然：其所見爲因果相關者，常積無數之實驗，而歸納以得之，故恆足以破往昔之迷信。例如日食、月食，昔人所謂天之警告也；今則知爲月影、地影之偶蔽，而可以預定其再見之時。疫癘，昔人所視爲神譴者也；今則知爲微生物之傳染，

而可以預防。人類之所以首出萬物者，昔人以爲天神創造之時，賦畀獨厚也；今則知人類爲生物進化中之一級，以其觀察自然之能力，同類互助之感情，均視他種生物爲進步，故程度特高也。是皆理信之證也。

人能除迷信而持理信，則可以省無謂之營求及希冀，以專力於有益社會之事業，社會自日有進步矣。

一〇 美哉王之新衣

昔有一國王，最愛裝束，盡耗國帑以置新衣。重要國政，概不顧問；亦不喜外出，惟欲以新衣誇示於衆時，乃偶一出耳。

一日，有駟僮二人來見王，自稱織工，能製美錦，色采花紋，世莫能匹，以之爲衣，尤爲神異。人之「愚蠢」或「不稱其職」者，視之不能見也。王忖曰：「此必極美，而況服此得以遍驗

國人，識別賢愚及稱職否。吾當立命其織。」因予二人以金，俾速始事。二人置機二具，佯作織狀，而梭上實無一物。又索金線，錦絲甚多，悉匿囊中，但對空機，日夜織不息。

王自念曰：「吾不知織工製錦，今已何若。」又憶前言，凡「愚蠢」或「不稱其職」者，雖視不見，因自計曰：「吾將遣老丞相往視之。」——丞相智人，亦善盡職，人所弗及也。」丞相受命往，入其室，二人方對空機而織。丞相瞠目視之，自念曰：「天乎！天乎！何吾不能有所見也？」然不肯言。二人見客，邀之進，示以空機，問曰：「如此文采，合公意否？」丞相睜目力視，終無所見，乃自思曰：「嗟乎！嗟乎！豈我乃愚人耶？抑我又不能稱職耶？我自意不至此，是不可令人知，慎勿言不能見錦也。」其一人又佯作織狀，顧問之曰：「明公見錦，不置一辭，何也？」丞相出

眼鏡審視之，曰：「此錦甚美，大可人意，吾當奏之於我王。」二人曰：「聞明公言，令人歡喜。」因爲之歷言色采花紋之名目，丞相謹聽，以備見國王時，得一一復述之。二人復乞資財及錦絲金線，云以織錦，然仍悉入私囊，不以一縷置機間，惟對空機織如故。

未幾，國王復遣寵臣往，視錦如何，將告成未。其人就之，不異丞相所見，諦觀良久，僅有空機，不覩他物。二人曰：「此錦不亦美耶？」又爲述文采華繡，而皆杳不可見。其人自計曰：「吾自知非愚人，然則必不稱其職矣。是可恥也！然勿語人！」於是盛譽錦之質美而文華。返報國王，極言錦美。——自此而後，市人聚語，無不言錦美者。

一日，王乃親臨，就機觀錦，朝士從者無數，丞相寵臣亦在

其中既至，織者二人，俱對空機，力作不息。丞相、寵臣，曰：『美矣哉！大王視此，文采如何？』王愕然，念曰：『嗟夫！我無所見，此事大惡。豈吾乃愚人，抑我之居王位，亦不稱耶？將奈何！』乃大言曰：『善哉！錦誠美麗，甚愜吾心。』引領視空機，而領其首，以示欣賞，而實無所見。朝臣環視良久，亦無所見，惟皆讚歎曰：『錦甚美！』又請王製以爲衣，於國慶日，可服之以出。王於是賜二駟，僉以武士勳章，懸諸衣紐；又進職爲「織造大臣」；賜號曰「織科學士」。

國慶日之前二日，二人織愈力，徹夜不止，計燃十六燭。俾人知爲國王製衣急也。未幾，二人就機，佯取錦出；又持大剪一雙，作裁剪狀；已而縫之，針亦無線。頃之，曰：『國王新衣，今告成矣。』王率羣臣往，二人舉臂作持物示人狀，曰：『此爲袴，此爲

袍，此外衣也。輕如蛛網，著物若無，而美卽在此。」羣臣皆曰：「然。」願實無所見，因本無物可見也。

二人又曰：「乞大王去其舊服，就鏡前爲大王加新衣也。」王乃去衣。二人向空作勢，若取所製新衣，一一加於王身者然，終更作束帶狀。王裸立鏡前，回旋不已，衆歡呼曰：「衣甚稱身，色采花紋，莫不富麗。王服此衣，容光益煥矣！」

禮官進曰：「今車駕已候門外，請大王行矣。」王曰：「我服已具。」又願謂衆曰：「此衣不亦善耶？」復回身對鏡，如自視其衣然。

王乘車駕而出，國人集於道旁，或在樓上聚觀之，莫不歎曰：「美哉！王之新衣！」無有肯作誠實語者。

有孺子呼曰：「彼人實乃無所衣耳！」於是衆皆耳語，述

孺子言：『王無衣，有孺子言，彼實無所衣也。』既而羣相謂曰：『王實無所衣耳。』王聞之，心殊忐忑不安。特以行列先導，侍衛後擁，勢不能中途折回，惟有前進而已。

一 孟子四則

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

之俱學，弗若之矣。

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一一二 一個初入學校的孩子

某日早晨，阿菊被他的父親送進一個光明空闊的地方，

他彷彿從一個世界，投入了別一個世界裏了。

阿爾今年雖是八歲了，但與外界很少接觸；除了他家中住的一間屋子，和門前的一段街道，他別無境遇；除了行人的談話聲、小販的叫賣聲、母親的說話聲、咳嗽聲，他別無所聞；除了母親，他別無伴侶。——父親在外經商，一年沒有幾日住在家中，他只有這個很狹窄的世界，今天他才從這很狹窄的世界投入別一個寬闊的世界裏。

他被一位女教員撫着肩，很慈愛而且很委婉的問道：「你知道你自己的名字麼？」他從沒有被一個不認識的人，這般的詢問過，這一來，竟使他全然無法應付。他瞪着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張開了鮮紅可愛的小嘴，紅着臉，仰着頭，一句話也說不出。那位女教師也不再問，攜着他的手走到運動場裏。

他的小手感覺着溫的、柔的、愛的、接觸、和母親的溫、柔、愛、一樣，不免引起了他的懷疑、恐怖、悵惘，使他的腳步格外遲緩，似乎他在那裏揣想道：『除母親外，別人待我也沒有這樣濃厚的愛情麼？』

運動場裏沒有一件靜止的、凝滯的、東西：十幾株綠樹，經了風微微的舞着，無數小雀兒很自在的在樹上飛躍着，歌唱着，秋千往還着，浪木震蕩着，皮球騰跳着，鐵環旋轉着；玩弄那些東西的小兒們，更沒有一個不活潑快樂。阿菊隨着女教師走，看見這許多活動的、輝耀的、東西，眼睛不住的滴溜溜的亂轉，見那些和自己一樣而從沒有親近過的孩子們，他想自己將要加入他們的羣裏，心裏便突突的跳得快起來，腳下沒勁了，就站住在場角一株碧桃樹下。女教師含笑問道：『你不要

同他們一起玩麼？」他並不回答，那平淡的、緊張的、小面龐上，只現出一種對於新境遇覺得生疏的神色。他的視官，不能應接這許多活動不息的物象，他的聽官，不能應接這許多繁複愉快的音波，他的主宰，此刻退居於絕無能力的地位了。女教師見他不答也不動，便輕輕的撫他的背說道：「你就站在這裏看他們玩罷！」說罷，女教師便珊珊的走入場中，給小朋友們做伴侶去了。

一個小皮球流星似的飛到他頭上來，打着頭頂，又彈了出去。才把他迷惘的主宰喚醒，回復他微弱的力量。於是他覺得那溫的、柔的、愛的、接觸沒有了。四顧自己的周圍，那攜着自己的手的人，在那裏呢？打在頭頂的又是什麼東西？母親的手掌麼？沒有這麼冷。桌子的角麼？沒有這麼軟。這件東西真奇怪，

真可怕。他覺得這裏不是安穩的地方，心裏想着，兩腳儘往後退，直到背脊靠住了牆才止。

等了一會兒，阿菊坐在課室裏了，全室二十幾個孩子，都不過五六歲左右。他們上課已經兩個月了，今天他加入他們的羣裏，彷彿平坂淺岡之間，插一座突起的雄峯。他以前只有他家裏的方椅、長櫈，是他的坐位，如今他有了新的坐位，依然照他舊的姿勢坐着。在課室裏就呈個特異的狀態。他的上半身全擁在桌子上，胸膛磕着桌沿，兩腳蜷了起來，沾着污泥的鞋子，壓在他並坐的孩子的花衫上邊。那位女教師見他這樣，先坐給他看，對他一說，更指着全室的孩子，教他學無論那一個都好。他看了別人的榜樣，勉強將兩腳垂下，踏着了地，但不到一分鐘，又不知不覺的蜷了起來；他的胸膛也很不自

飛呀！飛呀！我們飛得高，飛得高！

飛呀！飛呀！我們飛得低，飛得低！

我們飛作一團，不要分離。

你看花也笑我們了，笑得臉兒更紅了。

哈哈！哈哈！

花呀！你來和我們一起兒飛！

來呀！和我們一起兒飛！

阿爾立在羣兒的圈子裏，聽不出他們唱些什麼，但覺他的呼吸和琴聲應和着，引起一種不可描寫的快樂，使他回憶在家中所受的安慰。——枕着母親的手臂，聽催眠歌，受母親的溫的、柔的、愛的手拍着。於是他的手舞動起來，嘴裏也高高低低的唱起來。這種舞動，呈個觸目的、拙劣的、姿勢，沒有別的

孩子那麼純熟靈活。歌呢，既沒有詞句，又沒有節奏，自然在大衆的歌聲裏被擠了出來。然而他以為是舞了，唱了。

一三 秦淮健兒

健兒，明嘉靖時秦淮人，生而頭角崢嶸。周歲，父母皆歿，舅家收養之。既長，有膂力，善拳擊，嘗以一掌斃一犬，人遂呼爲健兒。

健兒所行多無賴。見逐於舅氏，因爲人牧羊；又爲主人所逐。時倭寇起，政府方募兵，健兒聞之，大喜，徒步至海上，應募焉。健兒在軍，由小校升爲裨將；以酒後格鬪，斃其友，罪當死。復棄官而逃於泗，易姓名，屠牛以爲生。然所行仍不改，常盜人之牛，且與里中惡少遊，爲其盟主。

會邑中禁屠牛，健兒乃盡取所有牛之皮骨，往瓜揚間售。

之，得三十金。將歸，飲於酒肆，解金置案頭。酒家翁謂之曰：「前途多暴客，宜善藏汝金。」健兒擲杯擊案曰：「吾縱橫天下三十年，未逢敵手，誰能取吾金者！」時有少年數人飲於左席，聞之，皆錯愕，起問其姓名里居。健兒曰：「吾無姓名，向嘗立功海上，今則爲泗上諸英雄盟主。」少年問能敵幾人。健兒曰：「遇萬敵萬，遇千敵千，計人而敵，則下矣。」

健兒飲畢，束裝上馬。未及二三里，見一騎自後至，則一少年也。少年問何往。健兒曰：「歸泗。」少年曰：「我亦泗人，同歸可乎？」於是健兒前驅，二人馬上談笑頗相得。

健兒謂少年曰：「子佩弓矢，亦善射乎？」少年曰：「習之而未精。」健兒取弓試之，力盡，弓不能展，因棄之，曰：「此物無用。」少年曰：「物自有用，用物者無用耳。」適有飛鳥當空，少

年一發矢而中，墜於馬前。健兒心異之。少年曰：「君帶短刀，必善擊刺。」健兒曰：「然，我所長不在弓，在刀。」因解以相示。少年視而笑曰：「此僅可割雞屠狗耳。」以兩手折刀，刀立曲如鉤，復曳之，刀直如故。健兒大驚失色。

復行數里，四顧無人，少年厲聲曰：「嚇！」健兒驚墜馬，因伏地乞命。少年曰：「腰間物速獻我。」健兒謹解囊以獻。少年得金，縱馬而去。健兒神氣沮喪，足趑趄不前。自念無顏歸，乃備於某村之酒肆。追思往事，輒羞慚欲死。

一日，有數少年，衣服華麗，來肆飲酒；下馬入門，意氣頗豪，擊案狂歌，旁若無人。酒酣，拉健兒入座，健兒諦視之，中有一人似相識，即昔日劫金者也。

其人謂健兒曰：「君尙識故人否？」健兒不敢應。少年曰：

「昔途中解囊贈我者，非子而誰？吾儕豈行劫者，聞子大言欺人，特以警子耳。今金尚在，請還君。」遂從左袖出三十金置案頭，曰：「此母也；於今三年矣，子當如其數。」又探右袖出三十金，健兒不敢受。旁一少年瞋目叱曰：「汝金爲人奪而不能復，還汝又不敢受，何懦也！」健兒懼，再拜而受之。諸少年乃跨馬而去。

一四 大鐵椎傳

大鐵椎不知何許人；北平陳子燦省兄河南，與之遇於宋將軍家。宋懷慶青華鎮人，工技擊，七省好事者皆來學，人以其雄健，呼宋將軍云。宋弟子高信之亦懷慶人，多力善射，長子燦七歲，少同學，故嘗與過宋將軍。時座上有健啖客，貌甚寢；右脅夾大鐵椎，重四五十斤，飲食拱揖不暫去。柄鐵摺疊環複如鎖

上練，引之長丈許，與人罕言語，語類楚聲。問其鄉及姓字，皆不答。

既同寢，夜半，客曰：『吾去矣。』言訖不見。子燦見窗戶皆閉，驚問信之，信之曰：『客初至時，不冠，不韞，以藍手巾裹頭，足纏白布，大鐵椎外，一物無所持；而腰多白金，吾與將軍俱不敢問也。』子燦寐而醒，客則鼾睡炕上矣。

一日，辭宋將軍曰：『吾始聞汝名，以爲豪，然皆不足用，吾去矣。』將軍彊留之，乃曰：『吾嘗奪取諸響馬物，不順者輒擊殺之，衆魁請長其羣，吾又不許，是以讎我。久居此，禍必及汝。今夜半，方期我決鬪某所。』宋將軍欣然曰：『吾騎馬挾矢以助戰。』客曰：『止！賊能且衆，吾欲護汝，則不快吾意。』宋將軍故自負，且欲觀客所爲，力請客，客不得已，與偕行。將至鬪處，送將

軍登空堡上，曰：「但觀之，慎弗聲，令賊知汝也！」時雞鳴月落，星光照曠野，百步見人。客馳下，吹鬻築數聲。頃之，二十餘騎四面集，步行負弓矢從者百餘人。一賊提刀縱馬奔客，曰：「奈何殺吾兄！」言未畢，客呼曰：「椎！」賊應聲落馬，馬首盡裂。衆賊環而進，客從容揮椎，人馬四面仆地，殺三十餘人。宋將軍屏息觀之，股栗欲墮。忽聞客大呼曰：「吾去矣！」地塵且起，黑煙滾滾東向馳去，後遂不復至。

一五 凡爾登戰事

法國的東邊有一條河，叫做謨士河。凡爾登市就跨着謨士河建設，環市的山脈，一重一重的有如波紋起伏。礮壘藏在一個丘陵裏，底下有個很大的地洞，可以屯幾萬兵，藏軍械無算。四圍又築了三重堡壘，大小共有二十九所，拱衛中央的總

壘，總名叫凡爾登要塞。

西曆一九一六年二月，德人要攻擊凡爾登。他們作戰的計畫：是先用野戰礮掃除附近一帶的森林，使外兵赴援無路；然後用口徑四十二生的以上的大礮，向着各壘猛烈轟擊，使壘內守兵不能露面動作；一陣大礮過後，接着便是大隊步兵肉薄的奪壘。這是他們慣用的舊法，是很有把握的。依他們的計算，快則二十天，遲則一個月，這一座天險雄關，定可到手。所以德太子在軍中演說：『不到二月底，我父親便要在凡爾登禮拜堂中，舉行祝典了。』

在法人方面，對於德人的計畫，也早明白，有的主張死守，有的主張拋棄。最後的解決，這凡爾登確有萬萬不可拋棄的理由。因為凡爾登附近是著名產礦地方，假使送給敵人，增加

敵人的戰鬪力，便是減縮了自己的戰鬪力，并且失了這要塞以後，全國人民一定非常失望，連共同作戰的與國，都要一齊喪氣；軍事所靠的是士氣，士氣一餒，便無法再振了。法政府和軍事當局既然決定拚命固守，凡爾登活劇就此開演起來。

開戰後五日，德軍便把東邊的梭門礮臺奪去。這礮臺是要塞內的最高點，可以俯瞰總壘，所以法軍拚死力爭。兩天工夫，居然奪回，但是再過兩天，又失去了。單是這一個礮臺，他們奪來奪去，前前後後共有十九次之多，此外戰事還不知有多少。最危險的時期是三月。這一月內，每天總有幾百顆礮彈落在凡爾登市上，把全市打得粉碎。兩軍的飛機，布滿空中，好像將要落雨時候的蜻蜓，成羣結隊的亂竄。敵軍從機關槍林裏，踏着死屍，一隊一隊的猛撲，守兵卻在開花彈下拚命的應付。

有好幾回。在礮壘壕溝底下，徒手搏戰，弄得兩邊都死得一個不留。

這一次戰爭，從德軍開始攻擊起，到德軍退出戰線止，差不多六個月。德軍由皇太子統率，最初進攻時，人數約四十四萬，後來屢次增添補充，合計起來總在一百萬人以上。結果死亡的倒有五十三萬人。發礮的總數，據法人計算，從始至終每天平均約四百發。礮彈大小平均每顆費金百四十鎊。這回戰爭的犧牲總算不小了。

一六 亞爾薩斯勞蘭兩州紀行

我們離開伏壘，天氣已將晚，匆匆乘車向東進發。黃昏時候，已經由法屬勞蘭入舊德屬勞蘭。勞蘭割讓時，僅割其半，所以從前德、法二國各有此州名。當初開戰時，法國軍隊由此侵

入其後德軍越比來攻，始倉皇調回。那時用兵的痕跡，還隱約可辨。我們一路飢寒交逼，直至晚上十點鐘光景，才到勞蘭首 邑梅孜。

這梅孜車站一帶，土人叫他新城。禮拜堂一帶，叫他老城。兩城氣象，一望便覺截然不同。新城的建築，都是方的、粗的、堅實的、樸素的；老城的建築，都是圓的、多角的、纖巧的、華麗的。便是街道也各不相同。因為新城一帶是德人的建築；老城一帶是法人的建築。德國的人民是崇尙嚴整的；法國的人民是崇尙活潑的。兩國人民的習性不同，所以建築物也就有顯然的差別了。

我們在梅孜住了一天半，照例應看的地方，都看到了。內中最令我感動的，卻是一個新銅像。那裏公園正中，本來有一

座德皇威廉一世的銅像。光復之後，市民把他毀了，別造一座來替代。我們來遊的時候，正在拿石灰捏成像範，還未動工呢。你猜這替代威廉一世的人是誰？他卻是一個沒有姓名的人。他身穿法國兵卒的軍衣，頭戴法國兵卒的軍帽，背着一個軍用皮包，左肩擎一枝槍，左腳踏一頂德國軍帽。若定要問這人姓甚名誰，我只得拿中國話答應，說是姓法名叫蘭西的一位兵大爺便了。我看了這銅像，覺得他們用意真是深長美善。他表示出一國中歷史上大事業，並不是一兩位有名人做出來的，乃是大多數不著名的人做出來的。所以這銅像我叫他做「平民化」的銅像。其實歐美今後大勢所趨，那件事不是「平民化」，這銅像不過一種顯著的表徵罷了。

我們昨日才看新戰場，今日又來看古戰場。看的什麼？就

是梅孜郊外聖帕里華一帶平原。當西歷一八七〇年時，拿破崙三世的大軍在此地打個大敗仗，鬧到國內革命，身爲俘囚。和這回威廉二世的末路，恰好一個對照。我們來遊時，正碰着一大羣市民，圍着一座德國紀念碑，演那「長繩百尺拽碑倒」的把戲。那碑是一個銅獅子，擎着德國國徽，張牙舞爪。我們到了跟前，獅子正倒滾下來，相隔十來丈，還有一碑，是德意志女神，手拿一箭，射向法境。那碑前兩天已拽倒了，一羣孩子在女神身上正爬着玩。我們周覽平原，只見水田漠漠中，輕風吹動麥秧，好像波紋皺漾。除遠遠望見一座土堆，說是當時戰士叢冢外，戰爭遺蹟一點都看不出來了。五十年事，如癡如夢，真可發人深省。但不知那夢中的人，前夢後夢，卻相續到幾時才了呢。

是日夜間四點鐘，由梅孜搭火車，天亮就到司脫拉斯堡。以下省稱司堡。司堡是亞爾薩斯的首邑，從前德國經營這兩州新領土，就拿這裏做中心點，所以規模比梅孜更爲宏大。全市也可分作老城、新城，兩大部分。老城以大教堂爲中心，教堂全部用紅色石築成，所以我替他取名爲「赭石寺」。赭石寺是十三四世紀遺物，內部全用攢疊式的圓柱，——一大柱以無數小柱圍繞之，攢而爲一，各小柱皆透鑿離立，——雕鏤之精，世界少見。老城內樓房上層多凸出，好像飛簷；屋頂多作尖三角形。家家外牆多有壁畫，滿日古香古色。赭石寺旁邊有一間十五世紀的古屋，如今在此開設飯館。我們就在那裏吃晚飯，並不是貪他菜好，只算頑古董罷了。新城是德國割領後所建，以德皇行宮爲中心。行宮前面一片廣場，右邊一帶爲

各行政官署，左邊一帶爲大學和圖書館，正對面爲州議會和法庭，廣場中間便是大公園。那種莊嚴整肅的氣象，簡直成了縮影的柏林了。這就是司堡大概的形勢。

司堡本是歐洲中部一座有名的古城，那地方市民對於法國以及世界的文化上，都很有點貢獻。法國人向來以他爲國中聲名文物寄託的一個地方。所以巴黎羅浮宮前，有八座女神像，代表全國，內中一座，就是司堡女神。自從德國割去亞勞二州，巴黎市民便在這神像左臂上，纏一塊黑紗。每年到割讓紀念日，總有無數人集在這女神像下，徘徊瞻顧，繼以痛哭，五十年來如一日。直到這回休戰條約實行，兩州完全光復，那神臂上的黑紗方才除掉；如今滿身都掛着極美麗的花球花圈了。

我們在公園散步，迎面來一位老年人，襟上帶着黑和綠相間的銅質小徽章，一望就知道是普法戰爭時候的軍人。我迎上去和他攀談，據他說，當西曆一八七〇年，普軍圍城五十天，打進城的礮彈共十九萬三千七百二十二顆，城中舊建築毀去了十之七八。當時他們的守將有句名言，說是：『你拿去是可以；要我送給你卻是不能。』至今他們市民還常常念着這句話。他說他自己住在這城裏四十九年，從來不肯說一句德國話。現在新任都督名叫游霞衛，也是本城人。普法戰後，大去其鄉，五十年不履故土；這回戰爭，在凡爾登立過大功，光復後，帶了八師團在這裏防守。可惜他那時正在巴黎，我們沒有會見。

我們遊亞勞二州，刺激最深的，就是法國人這點愛國熱

忱。他們全國人，無論男的、女的、老的、幼的、識字的、不識字的，對於德國奪取亞勞二州這件事，都當做私仇私恨一般，痛心刻骨，每飯不忘。法國能穀轟轟烈烈的站在世界上，就靠有這點精神。世界一日沒有大同，國界一日沒有打破，國民如缺了這點精神，那國可就算完了。這點精神和所謂「軍國主義」卻是根本不同。「軍國主義」是要陵奪別人；這點精神只是防衛自己。人與人相處，必要個個能盡力自衛，不畏強暴，然後強暴的人才知斂跡。所以個人勇於自衛，便是裁制惡人的最好法門。推論到國家，則國民勇於自衛，便是裁制暴國的最好法門了。

一七 黃河結冰

老殘由東昌府動身回省城去。一日走到齊河縣南城，覓

店住宿，看那街上客店都住滿了客，心裏詫異道：「此地從來沒有這般熱鬧，這是什麼緣故呢？」正在躊躇，只見店門外有一人，口中喊道：「好了，好了，快打通了！大約明天一早可以過去了。」老殘也無暇訪問，且找了店家問道：「有屋子沒有？」店家說：「都住滿了，請到別家去罷。」老殘說：「我已走了兩家，都沒有屋子，你可以不管好歹，對付一間罷。」店家道：「此地實在沒法了，東隔壁店裏午後走了一幫客，你老趕快去，或者還可以暫住呢。」

老殘隨即到東邊店裏，問了店家，果然還有兩間屋子空着，當即搬了行李進去。店小二跑來，打了臉水，拿了一枝燃着的線香，放在桌上，說道：「請客人抽煙。」老殘問：「此地爲什麼這般熱鬧，各店都住滿了客？」店小二道：「刮了幾天大北

風，從大前天起，河裏就淌冰，冰塊子有間把屋子大，擺渡船不敢走，恐怕碰上冰，船就要壞了。到了昨日，上灣子冰插住了。這灣子底下可以走船呢，卻又被河邊上的冰，把幾隻渡船冰得牢牢的。昨日晚上，東昌府李大人到了，要見撫臺回話，走到此地，過不去了，住在縣衙門裏，派了地保雇了許多民夫打冰。今日打了一天，看看可以通了；只是夜裏不要歇手，一歇手還是凍上。你老看，客店裏都住滿，都是不得過河的人；我們店裏今早還是住滿，因為有一幫客，內中有個年老的，在河沿看了半天，說：「這冰是打不開了，不必在這裏死等。我們趕到雒口，看有法子想沒有，到那邊再打算罷。」午牌時候才開車去的。你老真好造化，不然，真沒有屋子住呢。」

店小二說完，已將行李鋪好。老殘洗過臉，把房門鎖上，走

了出來，先到河堤上看看。見那黃河從西南下來，到此卻正是個灣子。過此便向正東去了。河面不甚寬，兩面相距不到二里。若以此刻河水而論，也不過百丈寬的光景。只是面前的冰，插得重重疊疊的，高出水面七八寸厚。老殘再向上流走了一二百步，只見那上流的冰，一塊一塊浮下來，到此地被前面的冰攔住，走不過，就積住了。後來的冰，趕上前面積住的冰，只擠得嘖嘖的響。後冰又被這溜水逼得緊了，就竄到前冰上頭去，前冰被壓，就漸漸低下去了。看那河身雖有百十丈寬，當中的大溜不過二三十丈，兩邊都是平水，那平水之上，早已有冰結滿。冰面是平的，被那些吹來的沙土蓋住，好似沙灘一般。中間一道溜河，卻仍是奔騰澎湃，有聲有勢，將那走不過去的冰，擠得兩面亂竄。那兩邊平水上的冰，被當中的亂冰擠破了，趁勢又

往岸上竄，竟能竄出岸上有五六尺遠。有許多碎冰被擠得直立起來，像個小插屏似的，煞是好看。看了一點多鐘功夫，老殘復往下流走去，過了原來的地方，再往下走，見有兩隻船，船上有十多個人，都拿着木杵打冰；向前打些，又向後打些。對岸有兩隻船，也是這個打法。

老殘看見天色漸漸昏了，打算回店。再看那堤上柳樹影子，都已照在地下，原來月光已經放了。回到店中，開了門，喊店小二點上燈，吃過晚飯，又到堤上閒步。這時北風已息，誰知道冷氣逼人，比那有風的時候還利害些。幸得老殘已穿上羊皮袍子，故還當得起冷。只見那打冰的船，還在那裏打，每船上點了一個燈籠，遠遠的望去，彷彿一面有「正堂」二字，一面有「齊河縣」三字。擡起頭來，看那南面山上，一條白光，映着月

色，分外好看。一層一層的山嶺，卻不大分辨得出，又有幾片白雲夾在裏面，所以看不出是雲是山，及至仔細看去，方才看出那是雲，那是山來。雖然雲是白的，山也是白的；雲有亮光，山也有亮光；只因爲月在雲上，雲在月下，所以雲的亮光，是從背面透過來的；那山卻不然，山的亮光，由月光照到山上，被那山上的雪反射過來，所以光是兩樣的。然只稍近的地方如此，那山向東去，越望越遠，天是白的，山也是白的，雲也是白的，就分辨不出什麼來了。老殘對着雪月交輝的景致，想起謝靈運的詩：「明月照積雪，北風勁且哀。」兩句，若非經歷北方苦寒的景象，那裏知道「北風勁且哀」的「哀」字下得好呢！

這時月光滿地，擡起頭來，天上的星，一顆也看不見；只見北斗七星，好像淡白的點子，還算看得清楚；杓在上，魁在下。老

殘心裏想，歲月如流，眼見斗杓又將東指了，人又要添一歲了。一年一年的這樣過去，如何結局呢？又想到詩經上說：『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現在國家多事之秋，那些王公大人只恐怕擔處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弄得百事俱廢，將來又是怎個了局？國事如此，丈夫何以爲家？想到此地，不覺滴下淚來，也就無心觀玩景致，慢慢的回店去了。一面走着，覺得臉上有樣物件掛着，用手一摸，原來兩邊滑溜溜的兩條冰，起初不懂這物從那裏來的，既而想起，自己也笑了。原來方才滴下的淚，天寒，就凍在臉上；那立着的地上，必有許多冰珠子呢。回到店裏，也就睡了。次日早起，再到堤上看看，兩隻打冰船，在河上已凍牢了。問堤旁的人，說：『昨日打了半夜，往前打去，後面就凍住了；往後打去，前面又凍住了；所以今日歇手不打了。不如等冰

結實了，從冰上過去罷。」因此老殘也就只有這個法子了。

一八 七言絕句六首

一陣風來一陣沙，有人行處沒人家，黃河九曲冰先合，紫塞三春不見花。塞上曲

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回鄉偶書

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街夜色涼如水，臥看牽牛織女星。七夕

遠上寒山石徑斜，白雲深處有人家，停車坐愛楓林晚，霜

葉紅於二月花。山行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楓橋夜泊

畢竟西湖六月中，風光不與四時同。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西湖

一九 莊子六則

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蓬蓬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

◎ ◎ ◎ ◎ ◎ ◎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

年。』莊子出於山，會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雁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

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澣統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泝澣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澣統，則所用之異也。

二〇 最苦與最樂

人生甚麼事最苦呢？貧麼？不是。病麼？不是。失意麼？不是。老麼？死麼？都不是。我說人生最苦的事，莫苦於身上負着一種未來的責任。人若能知足，雖貧不苦；若能安分，雖失意不苦。老、病、死，乃人生難免的事。達觀的人看得很平常，也不算甚麼苦。獨是凡人生世間，一天有一天該做的事，該做的事沒有做完，便像是有幾千斤重擔子壓在肩頭，那才是最苦的了。爲甚麼呢？因爲受那良心責備，要逃避也沒處逃避。

許了人辦一件事沒有辦，欠了人的錢沒有還，受了人的恩惠沒有報答，得罪了人沒有賠禮，就連這些人的面也幾幾乎不敢見；縱然不見面，睡裏、夢裏，都像有他們的影子來纏着。爲甚麼呢？因爲覺得對不住他們呀。因爲自己對於他們的責任還沒有解除呀。不獨是對於一個人如此，就是對於家庭，對

於社會，對於國家，乃至對於自己，都是如此。凡屬我受過他好處的人，我對於他便有了責任。凡屬我應該做的事，而且力量能彀做得到的，我對於這件事便有了責任。凡屬我自己打主意要做一件事，便是現在的自己和將來的自己立了一種契約，便是自己對於自己加一層責任。

有了這責任，那良心便時時刻刻在後面監督。一日應盡的責任沒有盡，到夜裏便感着苦痛。一日應盡的責任沒有盡，便死了也是帶着苦痛往墳墓裏去。這種苦痛，卻比不得普通的貧、病、老、死，可以達觀排解得來。所以我說人生沒有苦痛便罷，若有苦痛，當然沒有比這個再重的了。

翻過來看，甚麼事最快樂呢？自然責任完了算是人生第一件樂事。古語說得好，「如釋重負。」俗語亦說是「心上一

塊石頭落了地。」人到這個時候，那種輕鬆愉快，簡直是不可言言語形容。這由苦中得來的樂，才算是真樂。責任越重大，負責的日子越久長，到責任完了時，海闊天空，心安理得，那快樂還要加倍哩。人生能知道有負責任的苦處，才能知道有盡責任的樂處。這種苦樂循環，便是活人的一種趣味。不盡責任，受良心責備，這些苦痛都是由自己找來。一翻過來，處處盡責任，便處處快樂；時時盡責任，便時時快樂。快樂之權也操之在己。孔子所以說「無入而不自得」，正是這種作用。

然則爲甚麼孟子又說「君子有終身之憂」呢？因爲越是聖賢豪傑，他負的責任越重大，而且他常要把種種責任攬在身上，肩頭的擔子從沒有放下的時候。曾子還說哩：「任重而道遠，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那仁人志士的憂民憂國，那諸

聖諸佛的悲天憫人，說他是一生苦痛也都可以。但是他日日在那裏盡責任，便日日在那裏得苦中真樂，所以他到底還是樂，不是苦。

有人說既然這苦是從負責任生來。我若是將責任卸卻，豈不是就永遠沒有苦了麼？這卻不然，責任要解除了才沒有，並不是卸了就會沒有。兩三歲的小孩，本來沒有責任，那就本來沒有苦，到了長成，那責任自然要壓在自己的肩頭上來，如何能躲？不過有大小的分別罷了。盡得大的責任，就得大快樂。盡得小的責任，就得小快樂。你若是要躲，倒是自投苦海，永遠不能解脫了。

(終)

作文書



各 省 小 學 國 文 成 績 選 粹	高 等 小 學 作 文 範 本	論 說 文 大 初 階 南	論 說 文 大 初 階 南	作 文 大 初 階 南
全 八 冊 每 冊 一 冊	全 八 冊 每 冊 一 冊	全 三 冊 每 冊 一 冊	全 四 冊 每 冊 一 冊	全 四 冊 每 冊 一 冊
二 角	二 角	一 角	一 角	一 角

中華書局發行

兒半(18)

NEW EDUCATIONAL SYSTEM
CHINESE NATIONAL LANGUAGE READERS
FOR HIGHER PRIMARY SCHOOLS
CHUNG HWA BOOK COMPANY LTD.

<p>分發行所</p> <p>北京 天津 保定 石家莊 張家口 濟南 青島 煙台 濰縣 龍口 徐州 東莞 南京 蘇州 無錫 安慶 蕪湖 南昌 九江 漢口 長沙 衡陽 常德 岳陽 益陽 重慶 成都 萬縣 瀘州 宜賓 梧州 柳州 貴陽 昆明 蘭州 西安 蘭州 西寧 銀川 迪化 廣州 汕頭 廈門 福州 漳州 香港 汕頭 長春 哈爾濱 齊齊哈爾 吉林 長春 新加坡 檳榔嶼</p>	<p>總發行所</p> <p>上海 中華書局</p>	<p>印刷所</p> <p>上海 中華書局</p>	<p>印刷者</p> <p>上海 中華書局</p>	<p>發行者</p> <p>中華書局</p>	<p>校者</p> <p>戴克敦 朱文叔</p>	<p>編者</p> <p>黎錦暉 陸費逵</p>	<p>民國十二年十二月五版</p> <p>初小學教科書國語讀本(全四冊)</p> <p>第四冊定價銀一角二分 郵費在內</p>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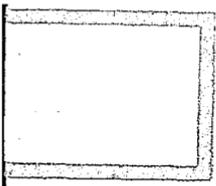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三三〇六

193

27849

47



192